第十四卷

世系部五

皇統

宋武劉　齊高南　梁武

陳武　隋文　隋煬

唐高祖太宗　梁太祖五代　唐莊宗五代

晉高祖五代　漢高祖五代　周太祖五代

宋太祖趙　宋高宗南　元太祖世祖

卷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皇統五

劉宋武帝

武帝裕小字寄奴素貧時人莫知唯瑯琊王謐知之裕常負刁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裕伐荻新州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

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傳金創
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
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
千裕與戰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
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簒位遷晉主於潯陽乃與
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玄聞義兵起
懼謂所親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
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
無成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
官焚桓温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

詛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之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玄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必不能守險淸野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

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筭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超送建康斬之南燕滅盧循反廣州時裕將鎮下邳

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時鎮南將軍何無忌與循衆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内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一旦遷動便自土崩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乃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

所破循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廣州平八年荆州刺史劉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與裕俱興復晉室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遣叅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徃伐之譙縱求救於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朱齡石有武幹以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徃年出黄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徃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

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
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
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破城縱自縊成都平十三年衆
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
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守沈
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擒姚泓而關
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聞前
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
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

南齊高帝

高帝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乃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戰大破之斬休範賊帥丁文豪軍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

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
遣軍士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閒道自承明門
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
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
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已戮身是蕭平南汝
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
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後蒼梧兇
暴且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
粲褚淵謀廢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殺之而立順帝道
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伐宋建元元年道

成即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弒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梁武帝

武帝蕭衍蘭陵人生有異光狀貌殊特爲兒時能蹈空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閤祭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等並游號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衍密謀及齊明即位性

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
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長兄懿被
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
爲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
食惟菜羹糲飯又詔宗廟牲牢皆以麪爲之普通五年
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改元大通梁主再舍身同
泰寺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親爲四衆講涅槃經
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
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
阿育王塔將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萬幾又

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崩年八十三謚武梁主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諸經牋奏諸文及陰陽緯候卜筮占决草隷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在位四十八年

陳武帝

武帝陳霸先少俶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開

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
功除太守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
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
三年霸先師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
進霸先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
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
適送貞陽侯明還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
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襲僧辯僧辯就擒
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太平入年霸先代梁
即帝位國號陳在位三年

隋文帝

文帝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隋國公堅沉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卽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卽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瘖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受遺輔政堅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兹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

然久之曰誠如君言堅建隋國大定元年遂篡位降封
周靜帝爲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
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
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既
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十三
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
因而築爲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
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
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爲太子仁壽四年寢

疾暴崩廣爲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隋煬帝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内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宫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内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導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宫四十餘所江南造龍

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爲方
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
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
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
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十六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
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遊西苑作淸夜遊曲
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
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
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
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

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櫂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又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三千里廣

百步突厥啓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爲大帳可
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
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
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
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
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
郎裴矩知主好遠畧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
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
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勇百
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熲賀若

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
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
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
所觸而發主無日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
久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乃備天下山
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
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
巡河右至西川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帥男女
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
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險隘魚貫而出風雨晦暝饑餒沾濕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為何市人不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

宮監冬勑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爲羣盜所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勇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特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

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
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
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人
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
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阬之感所善文
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
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主誦其佳句曰庭
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
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十年復
伐高麗時天下已亂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

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
廹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
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
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
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
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即赦高麗專
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廵將士而告之又遣間
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
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
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宇文述曰從

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毘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都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爲太上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

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閒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唐高祖太宗

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北涼王暠之後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畱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聰明勇决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地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宫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

際有眞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
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收集可得十萬人尊
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
入關號令天下帝業成矣世民恐淵不從乃說淵曰今
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
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卽可轉禍
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世民徐曰天時
人事如此耳淵曰汝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
言李氏應當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
疑淵歎曰吾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

化家爲國亦由汝矣裴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
舉大事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至此當復奈何
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
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卽與劉
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
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
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迎
立代王遹尊煬爲太上皇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
文化及弒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卽皇帝位立世子建成
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

仁杲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旣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摭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幷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宋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

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劉弘基諫其深入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於鼠雀谷大破之秦王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欲去以此金相資巳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驍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横槊刺雄信墜

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
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實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
于成皐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記室薛收曰世充所
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
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
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
逸待勞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乃使屈突通等
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東趣武牢覘建德之營使
李世勣等將從騎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
執弓矢尉遲敬德執槊相隨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

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卽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留屯累月已未建德悉衆至秦王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今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

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率史大柰等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乃開館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

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
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
爲太子大子卽位改年貞觀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
餘萬卷置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
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
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嘗有白
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皷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
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
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
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

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卿等各當狥公忘私勿雷同也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於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廢太子承乾立晉王治爲皇太子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即位以來不

善雖多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
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
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
哉貞觀二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五代梁太祖

朱温宋州碭山人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僖宗乾符二年
黄巢反朱温從之及巢僭號使屯東渭橋次年陷鄧州
又二年以巢勢蹙據華州來降王鐸表爲同華節度使
賜名全忠又一年以汴宋軍驕難制移鎮宣武黄巢兵
攻汴州進至大梁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追擊大破之

全忠請入其城置酒甚恭克用醉語侵之全忠不平連車塞路四圍掩擊克用踰垣突走縋城得免上表乞討全忠前後八上朝廷方務姑息惟事和解全忠遂無所憚光啓三年取曹濮洛孟昭宗元年破蔡州取宿州賜爵東平郡王二年兼宣義節度使四年取徐州九年取兗鄆十年取邢洛十二年取河中晉洚沁遼澤潞等州十三年迎車駕圍鳳翔十四年追梁王十五年弑昭宗十六年取襄陽封魏王加九錫弑太后十七年更名晃奉唐帝爲濟陰王卽皇帝位二年之後屢爲晉師所敗悒悒成疾愛假子友文欲授以國黜次子友珪爲萊州

刺史友珪雜控鶴軍斬關夜入刺其腹刃出其背矯詔
自立均王友貞起兵討之伏誅立於太梁三年襲晉陽
不克四年襲晉陽亦不克九年襲晉德勝亦不克十一
年攻晉德勝南城拔之十二年敗績於鄆州梁主不知
所爲命皇甫麟斬其首梁亡

五代唐莊宗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
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
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
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

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
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於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
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
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
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
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
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莊宗性好俳優又
知音能度曲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
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

內園栽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

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
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
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
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獨與彥瓊共弑莊宗莊宗崩
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塟於
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
於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五代晉高祖

石敬瑭太原汾陽里人其先沙陀種明宗婿也明宗襲
位以爲親軍兵馬侍衛使後授河東節度與潞王從珂

素不相能潞王入大梁見其骨立遂令還鎮許以永不
除代赴任三年欲移之天平遂舉兵反求救契丹割盧
龍十六州以賂唐盡殺其諸子發兵討之敬瑭以契丹
與戰唐師敗績遂入洛陽稱帝每年奉表契丹稱子稱
臣元年范延光張從賓反六年安重榮安從進反晉王
悒悒成疾殂以少子重睿屬馮道使立之景延廣謂國
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告哀契丹稱孫
而不稱臣元年契丹渡河李守貞分道擊之始退又攻
澶州不克遣使分道括率民財二年契丹南下符彥卿
破走之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

兵降契丹遂入大梁重貴欲自刎聞待以不死復草降表面縛待罪幷其母妻俱執送黄龍府後又遣之給以田使耕而食周顯德中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尚無恙壽三十四而卒晉亡二傳十一年

五代漢高祖

劉知遠太原人其先出沙陀後更名暠始仕唐爲兵馬使從石敬瑭與梁人戰敬瑭馬甲爲梁人所斷知遠以巳馬易之敬瑭得免由是親愛甚篤及鎮河東委以心腹起兵時以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卽位後進同平章事仍鎮河東及殂詔受顧命重貴寢之由是怨望開運

初年詔擊契丹屯樂平不進聞晉主北去自將東迎至
壽陽不及而還稱帝于晉陽契丹退發太原由晉陽六
月入洛陽改國號漢以弟崇爲河東節度使杜重威反
自至澶魏降之以丁未之二月即位至戊申之正月殂
長子承訓爲開封尹先一年卒次子周王承祐時年十
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同受顧命發喪李守貞
趙思綰反以郭威爲四面招慰安撫使踰年思綰降守
貞自殺三年契丹入寇畱郭威鎭鄴時事皆決於弘肇
輩漢主厭爲所制與聶文進等謀誅之太后以爲不可
不聽俟弘肇等三人入朝伏甲士執而殺之遺行營指揮

使郭崇韜曹威殺郭威威威舉兵反詔慕容彥超禦之屯
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既陣彥超兵潰乃獨與三相及
從官數十人宿於寨旦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登門射
其左右遂回馬至趙村追兵至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
漢亡二傳四年

五代周太祖

郭威邢州堯山人少坐事繫獄知遠出之每與謀議及
守河東以為親將招吐谷渾殺白承福皆其謀也至由
晉絳入洛陽與有功焉漢主大漸詔受顧命無何晉樞
密使後趙思綰等反威漸次討平加侍中赴鄴為留守

漢主殺史弘肇等遣使殺之劉銖因盡誅其子弟之在
都者威留養子榮守鄴自將大兵向京師漢主殂請于
李后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贇未至自立於澶州改國號
周弑贇於宋州以郭榮爲鎭寧節度使二年慕容彥超
反於兗州討平之三月以榮爲開封尹封晉王四年殂榮
嗣位元年敗北漢兵于高平遂攻晉陽不克而還二年
遣兵伐蜀取秦階成州三年取唐鄂滁揚泰舒蘄等州
四年取壽泗及濠州五年取楚州唐主請去帝號奉正
朔六年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置霸雄州遂攻幽州有
疾乃還立子宗訓爲梁王生七年矣是年殂宗訓襲以

趙匡胤爲歸德節度使踰年以邊警出師至陳橋自立而還遷之房州封鄭王至宋太祖十四年卒周亡三傳九年

宋太祖皇帝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

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禦之大軍發汴京
殿前都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
摩盪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
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
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
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普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
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
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其扶出廳事黃袍以加身
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轡
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當從我命太后

主上不得驚犯公卿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
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執
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溥噤不能對太祖進
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
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
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
普爲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
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之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
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
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

太后杜氏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上自卽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得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南旣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傜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上聞卽擢爲刺史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

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内常侍邵廷琄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命王全斌劉光義崔彥進王仁贍曹彬等將步騎六千分道伐蜀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

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
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
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鹵掠蜀人苦之曹彬屢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遂作亂刼屬邑衆至十
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於是卭蜀眉雅
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
者全斌慮其應賊誘而殺之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
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
城走是夕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
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

師雄走死蜀復平全斌等至具伏贖貨殺降之罪以潘美尹從珂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一日從上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開寶七年命曹彬潘美曹翰等將兵十萬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城陷之日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

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
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
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
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
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賛善大夫
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
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
於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
帝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臥榻之前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留兩月遣還三月至洛陽上欲留都羣臣咸諫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南宋高宗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元年金人圍城遣之

出質金人疑非宗室更以蕭王代召之還八月復遣使
金軍許割三鎭至磁州爲民所留詔以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率師入衞至濟州而帝已北去遂即位於建康元
年金盡陷河北州郡二年盡陷京西州郡三年粘没喝
陷天長遂奔杭州苗傅劉正彥逼使傳位於子旉賴張
浚等討賊乃復位兀朮舉入冦如臨安及陷南京自滁
和入江東復如越州十二月陷臨海遂走明州兀朮遣
精騎追之乃乘樓船入海四年金人襲之於海又走温
州四月韓世忠邀之江中大敗之金人自是不敢復渡
江矣六年復秦州及熈鞏七年復頼昌及金州八年復

皇統三

襄陽六郡九年湖湘平十三年定都臨安金遣使來詔
諭江南許歸河陝之地十五年復取之岳飛收復河南
州郡追兀朮至朱仙鎮詔班師十六年吳璘收復陝西
諸州詔班師割唐鄧商秦之地畀金而殺樞密副使岳飛
十七年金人以衮冕來冊三十六年金主亮大舉南侵
至瓜洲爲下所殺三十七年内禪自稱太上皇又二十
五年殂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
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
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兹乃天意夫豈人謀

元太祖世祖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隷於韃靼至也速該勢愈盛生子鐵木眞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眞嗣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建九斿白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磔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繼又滅夏鐵木眞死在位二十

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闊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自經死遂以金之妃后宗室北去又攻洛陽取之金以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死於合州忽必烈北還召竇默許衡至開平即位還定都於燕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留元使乃復起兵伐宋敗張世傑於焦山兵至厓山宋主

趙昺死之宋遂亡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内有紅頭蟲不知幾萬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此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内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

號至元元姓奇渥溫世祖以上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
主縱勛弘開國而宋皇御世實屬梗夷未集君統未建
國號及世祖始稱大元卽帝位其賀表詔云太祖嫡孫
先皇母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於是俯順輿情勉登大
寶在位三十五年

劉氏鴻書卷終

第十五卷

世系部 六

春秋

齊桓 晉文

戰國

齊 楚 燕

韓 趙 魏

秦

偏霸

西楚霸王項羽 魏曹丕 吳孫權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後梁蕭詧

卷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六

春秋

齊桓公

齊桓公名小白姜太公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早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出無知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

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爲齊君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迎公子糾而使管仲别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内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襲掩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發

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
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是也且
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
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請往鮑叔迎受管仲及
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任政桓公旣得管仲與鮑叔
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車魚鹽之利以
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郯郯子奔莒初桓公
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
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
匕首刼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

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快一小忿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魯諸侯聞之皆附齊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敬仲來奔齊桓公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拔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

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公怒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命昭王

不復王其問諸水濱齊師進次於陘楚使屈完來盟齊師次於召陵公矜屈完以衆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但以衆則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君亦安能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二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輅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公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

夷吾為晉君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
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為强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
秦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
狄自置惟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
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
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
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
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
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
怪物至乃得封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狄

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文公重耳來桓公妻之

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辛巳夜始殮殯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

晉文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唐叔虞之後獻公子也獻公娶於

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至狄狄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重耳疑畏不敢入乃迎其

弟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趙衰曰狄非
可倚願徙大國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
而後嫁季隗笑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
焉請待子重耳去過衛衛出於五鹿乞食野人與之塊
重耳怒子犯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
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三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
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
齊女毋去心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
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

共公沐而觀其駢脅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必得
志於諸侯乃饋盤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男
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
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
而從之三也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享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乃送諸秦
秦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負秦約為秦所獲
以太子圉為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為懷嬴及子圉亡
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納重耳懷嬴奉匜沃盥重
耳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
囚他日公享之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獻公之
喪秦繆公使人吊重耳且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
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耳對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
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

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乃送重
耳反晉及河子犯請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陸遂如晉殺懷公於高梁呂
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旣
而公宮果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士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
用以求納之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
請其二子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使
逆盾與其毋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

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
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内子而已下之從亡者介之推不
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與其母隱而死晉矦
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周襄
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狐偃曰莫如勤王且
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矦今爲可矣晉矦右師
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

晉矦圍原命三日之糧退一舍而原降寺人勃鞮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徑餒而弗食遂使趙衰爲原大夫初晉
矦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於是叛楚卽晉楚伐宋圍
緡宋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覇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昬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覇文之教也晉
矦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
且令無入僖負覊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由是執曹伯
以畀宋人執衛矦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矦在外十九年矣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惟中軍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至於衡雍作王
宮於踐土獻楚於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
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
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城濮之戰祁瞞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
殺之以殉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會於溫晉侯召
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
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
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晉侯使

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
納玉於王爲晉侯乃釋衛侯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
是與秦圍鄭之武夜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
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戰國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毁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于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于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于是齊强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于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

傳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内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獘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東門於是齊去

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
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鋭
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
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既去莒
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
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
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

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
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
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
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
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
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
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
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
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

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
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
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
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
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
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
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内之約與五百

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栢之閒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往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乃為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
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
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
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
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
王行曰柰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
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
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
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于秦曰國

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于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二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
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
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
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
下者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
王立疑毅使騎刼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
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
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
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
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

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卽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荊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韓

韓先與周同姓其苗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
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怒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
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
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
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
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
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
南夷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
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深善之如其策韓王聞之大悅乃

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

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瑶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

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
其簡出諸神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
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
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
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
康子而侮叚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請地
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叚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
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
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

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産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

洚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十

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通

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幷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使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二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

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毋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

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

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于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於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雖然事始巳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

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幷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

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
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
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
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
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
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
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
力政爭相幷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
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
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

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内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内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

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
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鼎絶臏死武王
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
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
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
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偏霸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
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籍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梁嘗殺人與籍避讎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擊殺會稽守殷通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巳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嬰乃以兵屬梁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

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于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自號武信君救齊東阿大破秦軍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益輕秦有驕色秦乃悉起兵益章邯夜啣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乃渡河北擊趙楚懷王召宋義計事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

義曰不然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
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
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
饑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使桓楚報
命于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乃遣當陽君蒲將軍
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引
兵渡河巳渡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
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
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
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于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兵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于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項王因留沛公飲項莊拔劒起舞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得不擊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乃令張良留謝謹奉白璧一雙再拜獻

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爲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都關中羽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亨韓生乃陽尊懷王爲義帝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徇韓乃

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于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刼五諸矦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矦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漢十騎遁去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

與陳平金以間楚君臣范增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于
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
門出項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
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
引兵北軍成皐項王已破走彭城復引兵西下滎陽城
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
上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
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
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
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

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
說項王曰彭越强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
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
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漢果
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
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
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
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
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

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粮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
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
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
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經七十
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
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

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倶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無愧

于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
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
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
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
戶吾爲若德乃自刎亡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
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其一體五人皆封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
城爲發哀泣之而去

魏曹丕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毋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卞太后親告丕曰女既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貶爵安鄉侯又改鄄城侯其餘侯王皆寄空名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皆願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急伺察者盈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

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衮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俗勢同庬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同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丕即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卞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

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死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況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吳孫權

權父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荆州初平三年劉表遣黄祖射殺之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堅死策嗣遂覇江東策死權代之建安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黄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

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引兵還

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督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黄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爲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

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
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
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
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
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
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
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
王即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
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

年十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獻卒太
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
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
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榮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
以時事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
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覇業此
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悦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
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乃以歡爲晉

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歐允曰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罔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咸悅咸願附從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

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自封歡爲勃海王徵使
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
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
等僞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
人號哭歡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
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
何衆曰唯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
願奉歡歡曰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死軍令生死
任吾則可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建義
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兆永熙元年進拔鄴城爾朱兆

責歡背己歡曰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仇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乃合戰兆大敗奔幷州歡至洛陽廢節閔而立修修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帥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攻破之兆自縊死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太

平五年歡卒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隨爾朱榮遷晉陽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泰為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

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
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
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
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志在討悅而未
有朝旨大衆未集因與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
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討悅泰遂引兵上隴追悅
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
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
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會元斌之斛斯椿
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都長安魏帝閏門無

禮從妹不嫁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降梁十六年而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乃還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

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古爲之

後梁蕭詧

蕭詧昭明太子長子昭明卒當爲太孫武帝不立以爲州刺史封岳陽王因湘東攻之急求救于魏請爲附庸魏封爲梁王梁武殂命之襲位詧固辭越三年引魏兵伐江陵克之乃徙詧江陵使之稱帝地僅三百里以兵守之八年傳子巋益以基平都三州三十二年傳子琮踰年朝隋隋廢之爲莒公

六十五終